

虬枝舞千秋

郭愿宏

农村长大的孩子，哪一个没有吃过木瓜。成熟的木瓜翠绿皮实，有木质的坚韧，摔在地上能弹跳起来。用刀剖开厚厚的果皮，会露出几排珍珠般晶莹的颗粒。它们娇贵得很，不一会儿就会氧化成黄褐色。剥开果粒就露出蜗牛状鲜绿嫩滑的果肉，取出时要格外小心，以免滑落，最好用嘴唇直接衔出，一种甘美的滋味瞬间在口腔中扩散。仔细咀嚼后竟然舍不得咽下，就那么极享受地含着，直到自然融化。

木瓜好吃，却偏偏生长在陡峭的崖壁上。在少土缺水的石缝间倔强地挣扎，也只能长成一丛灌木，无法铸成参天大材，这也使采收木瓜成了一件惊险刺激的事。能打下木瓜的人，不是钻沟溜犴的拦羊后生，就是勇敢顽皮的孩童。得来不易，就愈显珍贵。让人不由惊叹这皇天后土有父亲的冷峻，亦有母亲的丰腴，何曾亏待这生生不息的子民。

后来才知道木瓜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文冠果。因果皮外形酷似旧时文官的帽子，故得此名。明代万历年

间，京官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录：“文官果肉旋如螺，实初成甘香，久则微苦。昔唐德宗幸奉天，民献是果，遂官其人，故名。”文冠果在藏蒙佛教中被奉为神树。每新建庙宇，僧侣便将其种在庙宇前后，几年后长大结籽，就用文冠果点燃佛前的长明灯，烛照人间，开启众生智慧。

印象中，木瓜树的枝干好像仅能长到手指或锄把那么粗，根本没有想到它竟会长成屹立千年的大树。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朋友推荐说清涧县折家坪镇桃岭村有一株千年文冠果树最足观瞻，我们便踏上探幽寻树之旅。

几经辗转跋涉，终于来到桃岭村，登上文冠树生长的那座山。

站在山巅俯瞰，公路在苍茫的群山之间穿行，如同一条迂回曲折的细丝带，汽车像爬行的甲壳虫，人在其中渺小如蚁。山腰上六七十度的陡坡地都被勤劳的当地农民开垦出来，也许只能种些耐旱的洋芋或者豆类作物。再看那点缀在山间的整洁窑院，那层层叠叠的青石崖壁，沿途经过的几

处石料场中堆放的石碑、石桌、石凳，使我不由想起了“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民谣。这句民谣中，后者是利益丰厚的矿产资源，被誉为“黑金”；前者却多了几分为生存抗争的无奈与悲壮，横下一条心苦熬苦挣，誓将青石变成金。

山大沟深，手机信号微弱，一向精准灵敏的导航几次陷入盲区。为了少走冤枉路，为了早点找到这棵古树，我们还是向沿途的老乡打听方向。山高路远，百转千回，旅途的颠簸劳累与即将见到千年古树的急切心情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心中默念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名句：“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看见提前到达的朋友发来现场拍摄的文冠果古树照片，我们想见到古树的心情更加急切。终于在黄昏之前来到古树附近。

从低处看，古树长在一座高高的土墩上。我们惊叹它怎么能在这么干旱的土墩上汲取水分和营养，怎么能长得如此粗壮。我们在经过半山腰居住的农家院落时，只

见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老乡正坐在硷畔上乘凉，我们上前与他交谈。闲谈中，了解到他早些年曾举家在外省谋生打拼，年龄大了就贪恋起故土，搬回来住。他说起古树的来历，脸上露出了崇敬、庄严的神情，也闪过一抹孩子般天真的微笑，也许是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某些趣事。

这株文冠果古树主干中空，从底部扭裂为两根粗壮的躯干，像一对恩爱千年的夫妻，彼此独立又紧紧相拥相恋合为一体。抵御无数寒来暑往，阅尽人间冷暖沧桑。两个人即便手挽手也难以合抱那雄浑的主干。我触摸这千年驻守在这片苍凉土地上的灵秀，觉得其树身粗砺坚硬，如披挂厚重的铠甲，又如一块巨大的树化玉，被陈年累月的青苔覆盖。它是一部谜一样深邃久远的浩瀚史书，是一座用生命书写着坚韧不屈、傲岸自强的精神丰碑，是一尊连接千古幽思、昭示蓬勃未来的鲜活灯塔。黝黑的虬枝舞出千年的曼妙与尊贵，一树红色、紫色、粉色、白色相交相融的绚烂之花，把黄昏燃成白昼。



诗歌天地

陕北窑洞(外二首)

红枫叶

布谷远鸣，众鸡近啼
碧山腰，柴扉小院
苞谷遍地，玉米满仓

进窑冬暖夏凉，出门满目山河
唯余老奴憨儿，不见乡邻稚子
每天都清静，静静地守候，静静地等待

洛河草滩

洛河岸，百草草滩
若不是水的起伏
差点就看成关山牧场
绿草如茵，如毯
岸上蟋蟀争鸣，岸下水流潺潺

彩虹桥下，过水桥边
菊花绽笑颜，牵牛滴玉露
秋天在屋外，出门可相见
今晨，我探望百草园
带回鸟语花香，清新自然

秋夜

知趣的叶先落，散步归来
想象一片悬空的落叶
犹豫，不舍枝头

妈妈，稚嫩的声音打破宁静
瞬间觉得屋暖，秋夜迷人

回家(外二首)

王玉兰

天空飘满洁白的花
回家的路很长
游子想念家乡的老妈妈
驾车驰骋高速路上

深情驱寒凉，不怕路远滑
雨刷不停刷，不停地刷
似鸟儿的翅膀翔

左边刷走浓雾
右边刷走雪霜
驮着思念，奔向家的方向

春之夜

黑夜，关不住眼睛
星月映照窗户
一片光明

盼望着
早点和周公握手
相遇时梦中人儿情浓

一床锦被相拥
静卧，温暖的怀抱
听见你的心跳

不再失眠的夜晚
芳香从你的发间飘来
喜听鼾声充盈

窗帘，粉红色的梦
挑逗春之风情
盛开一树花语的心事

希望

天涯万里
一扇窗的灯提早亮了

微光透出馨香
杏花村阳气滋长

耕犁醒了
等待疏松的土地笑了

春风掠过村庄时
万物欢愉

党的便民政策完善
似种子饱满

农民的心
似逢春的芽儿

紧扣大地的脉搏
在一粒种子中沉醉

把播种希望的喜悦
挂上新年的眉梢

劳动最美

徐祯霞



常常，我们会为一些画面所感动，而这些画面，都是劳动中的时刻。一个荷锄的耆老，一个扶犁的耕者，一个戴着头盔的打钻者，一个在建筑工地做工的建设者，一个弯腰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人……我们会禁不住凝望他们很久，并向他们投以赞许的目光。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刻，是最动人的场景，是最美的画面。

摄影师会情不自禁地用相机拍下他们，画家会不由自主地用笔描下他们，作家会无限感慨地用文字写下他们。虽然，劳动者很平凡，但是劳动者却是最值得我们敬重和称颂的一群人。因为正是他们日积月累的劳动，才让我们的祖国今天和昨天不一样，让未来一天比一天好，让我们的生活在发生着质和量的变化。

劳动者很平凡。劳动者多生活在基层，他们是多项工作的第一实践者。在车间，在作坊，在厂矿，在工地，到处都有劳动者的身影，他们是一群最普通的人，一群生活在最基层的人。他们多名不见经传，我们多不知道他们的名与姓，他们给我们的概念只是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称谓，那就是劳动者。在他们中间，有固定的劳动者，也有迁徙的劳动者，无论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人。鲜花和美酒离他们很远，掌声和荣誉多与他们无关。但是他们却勤于劳动，安于劳动，以劳动为荣，以劳动为快乐，在平凡的劳动中体会不平凡的欢乐和幸福。

劳动者最美，劳动者也最伟大。



比翼齐飞

听风 摄

山那边的外婆

张炳峰

外婆外公的结合，我想与外公当过解放军有很大的关系。外婆与外公出生成长于民国年间，结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外公当年20岁，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参加了1948年二月份的“围城打援”、史称扭转西北战局的宜瓦战役。外公在世时，每每讲起宜瓦战役的惨烈场景，总是感慨万端。一旁的外婆却是不屑一顾，嗔怪外公炫耀过往，打趣外公视野不宽，说外公如果能继续跟随部队打天下，恐怕早不用翻土挖墙了。

外婆外公一生共生养了7个子女，我母亲是7姐弟中的老大，现在也是71岁的老人。

清明前夕，应4位舅舅之约，我陪同老母亲又回了趟她娘家，一起为外婆外公立碑。

4月2日一大早，车子爬上凤翅山，驶入宜蟒公路，这是宜川县新修的一条三级公路。公路是沿着山脊拓建的，供游客游览蟒头山。宜蟒公路尽头支线连接着白水河镇振兴村，这条支线早已硬化成水泥路面。一路上山花烂漫，黄河两岸春光明媚、心旷神怡。尽管山路起伏大，弯道多，但是母亲却没有晕车。车子经过石华山山腰路

段，我停车指着山下不远处的下腰先村，告诉妻子，那里就是外婆的出生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支持下，宜川终于摘掉了贫困县帽子。与之相伴的是村村公路硬化，家家住进楼房、平房，户户实现脱贫，苹果、花椒、核桃等特色农副产品走出大山、走出国门，儿时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走进了大山深处。而今，大山深处已经有宜白公路、沿黄公路、宜蟒公路等三四条二三级公路连通着白水河镇，乡亲们可以开着小汽车穿梭在城乡两地，往返于实现乡村振兴的山水田园间。遗憾的是，外婆永远看不到这些了。

白水河属于季节性河流，流经振兴村猛然转了个弯，环抱着北岸的振兴村。爬上南岸山顶向下看，大有“乾坤湾”的态势。站在外婆外公的坟家前，外婆外公的7个子女领着他们的子女，同村叔伯们的长辈、同辈、晚辈共四五十口人集聚在一起，祭拜我的外婆外公。四舅牵头，三舅、小姨夫与几位表哥表弟帮手，踏平踩实地面置放碑座，灌水泥浆于碑座槽子里，合槽口竖立墓碑，嵌石块于槽缝隙固定好，进而摆放好贡桌祭品以示敬奉。大舅持手锯，修剪

坟围九棵茁壮的柏树。二舅、大表弟分别手持镰和锨，挖改坟前地畔水路。父亲、母亲、二姨、小姨、几位舅妈及晚辈近前祭奠，献花圈、撒纸花、挂被面，焚香、烧冥币、送寒衣、浇奠、磕头、放鞭炮，共同怀念着我的外婆外公。

我回头看看白水河环抱着的振兴村，似乎依旧能够看到外婆屹立在白水河边石头上捶衣的情景，依旧能够看到外婆住过的土窑洞上炊烟袅袅，依旧能够看到川台地里外婆劳作的身影，依旧能够看到外婆与村民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

外婆在世时曾言，她要享我八天福。那时候我在白水河镇工作，住的是单位的土坯瓦房，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原想进城买房后，接外婆来家住一段时日，不想我还没进城，外婆却于2000年离我们而去。

如今，中央确定延安为陕西省域副中心城市，并将在延安建设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这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延安高质量发展的空前机遇。据可靠消息，沿黄公路多条支线即将开工建设，白水河镇将与延安更加融为一体，振兴村一定会变得更加富裕美丽。

那时，我陪老母亲再来看外婆。



人间真情

外婆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总觉得亏欠外婆的太多太多。

今年春节前，母亲左眼睛疼痛，原以为是“阳了”的后遗症。可吃消炎药、滴眼药水都无济于事。节后去医院眼科检查——倒睫，术后七天康复。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山那边外婆的眼睛，当年可能也是倒睫。

母亲遗憾地说：“你外婆恹恹得一辈子没进过城看过病，直到死了那一刻都是眼睛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下医疗条件差，外婆的眼睛每次疼痛，就服用些乡医、村医开的消炎药或者滴眼药水。眼疾使外婆饱受病痛折磨，记忆中，外婆的眼睑处经常通红通红的。

外婆1930年12月28日出生在白水河镇下腰先村，名叫段清英，清英之名与其自小就是美人胚子完全相符。成年后嫁给振兴村大她两岁的外公李世清为妻。

